

还珠楼主著

蜀山剑侠传

全集

远方出版社

蜀山劍俠傳全集

第六集

还珠楼主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第六集 第一章

- 虎爪山单刀开密莽
鸦林寨一剑定群苗 (1)

第六集 第二章

- 天惊石破万蹄踏尘
电射星驰双獠救主 (17)

第六集 第三章

- 采山粮深林逢恶道
惊兽阵绝涧渡孤藤 (27)

第六集 第四章

- 入穴仗灵猿火灭烟消奇宝现
惊风起铁羽天鸣地叱雪山崩 (70)

第六集 第五章

- 灵山圣域巧拜仙师
紫海穷边同寻贞水 (84)

第六集 第六章

- 心存故国浮海弃槎
祸种明珠好人窃位 (97)

第六集 第七章

- 极穷途三凤初涉险

凌弱质二龙首伏辜	(113)
第六集 第八章	
报大仇群凶授首	
恋红尘一女私心	(131)
第六集 第九章	
莽莽红尘重新乐土	
茫茫碧海再踏洪波	(151)
第六集 第十章	
重返珠宫一女无心居乐土	
言探弱水仙源怅望阻归程	(155)
第六集 第十一章	
虎啸龙翔冲波戏浪	
山崩海沸熔石流沙	(170)
第六集 第十二章	
光腾玉柱贝阙获奇珍	
彩焕金章神奴依女主	(182)
第六集 第十三章	
茫茫热海巧拯同枝	
烈烈狂飙生擒异兽	(197)
第六集 第十四章	
都火梵呗毒炼小林僧	
撒手烟云惊逢铁伞道	(211)
第六集 第十五章	
挥宝扇祥光驱邪管	

服真水脱骨换灵胎	(229)
第六集 第十六章	
本是双清翻成投怀燕	
剧怜同病难为比翼鹣	(244)
第六集 第十七章	
犯珠宫一妖授首	
游少室二女寻真	(261)
第六集 第十八章	
顶礼拜番僧晶球示兆逢魔女	
寻仇追野獾荒崖肆虐遇仙娥	(290)
第六集 第十九章	
珍重故人情碧海黄泉寻旧侣	
深衔前世恨洪炉宝鼎炼神砂	(295)
第六集 第二十章	
友谊更亲情玉雪仙童双入海	
淫娃换姹女迢迢甬道迭传言	(309)

第六集 第一章

虎爪山单刀开密莽

鸦林寨一剑定群苗

话说风子去有半个多时辰才得回转。云从连忙携了行囊，迎上前去。一问究竟，风子叹口气道：“这条路真是难走！适才我在高处看，单这片荆棘，怕有二百里长短，还算好没有污泥浮沙。地尽是沙，雨水也没有存住。有些蛇虫，也禁不住我的铜打刀劈，只是路太长了。我低着头用铜护着眼面，费了无穷气力，才走上十几里地，你说怎样过法？想是天神保佑，我正寻不见出路着急，忽然一处地势较高，竟有丈许方圆地面未生荆棘，当中却盘了一条大蛇，一见我，就昂首奔来，被我一刀一铜将蛇头打了个稀烂。那蛇性子很暴，死后还懂得报仇，整个身子象转风车一般，快朝我绕来。我怕被它绕住，将身往前纵有七八丈远，落地时节，无意中看见左侧荆棘甚稀，隐见一座低岩，洞比昨晚所住要宽大得多。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往里探去，那洞又深又大又曲折。走完一看，正是我们去路危峰塌倒的后面，你说巧不巧？不过这十几里荆棘，你须走通不了。且等一会，待我用这苗刀给你开出条路来再走吧！”说罢，脱下上衣，赤着身子，一手持铜，一手持苗刀，往荆棘丛中连砍带打而去。云从也将霜鐔宝剑拔出，口中喊道：“二弟莫忙，你那刀、铜没有我宝剑厉害。”风子已开出了丈许长、二尺来宽一条路径，闻言回头说道：“哥哥你生长富家，不象我是个野人出身，宝剑虽快，招呼荆棘刺伤了你。那刺上还多有毒，不是玩的。由我一人来吧！”

云从因一路上劳累的事，都是由风子去做，适才硬往榛莽中探路，险些为蛇所困，那里过意得去。见风子不肯停手，便将行囊挂在一株古树枝上，手持宝剑追上前去。二人谁也不肯让手，一个仗着天赋奇禀，皮糙肉厚，力大无穷。铜起处，荆断木飞；刀过去，榛莽迎刃而折。奋起神力，一路乱砍乱打，所向披靡。一个是手中有仙人所赐奇珍，漫说荆棘榛莽，就是间或遇上些成抱的灌木矮树，也是一挥而断。云从先时也知艰难，及见仙剑如此锋利，毫无阻隔，再不愿风子左劈右打，多耗气力，再三将他唤住，说道：“你这般傻来则甚？岂不是多费气力！莫如你我一左一右，并肩齐上。你我二人，一个用刀，一个用剑，也无须象你那般乱打乱砍。只各用刀剑，朝根上削去，就手挑开，岂不省事！”风子闻言，想了一想，觉得有理。仍恐云从在前，被荆棘伤了皮肉衣服，坚持和云从换了兵刃，他在前面，用剑将荆棘榛莽切断，由云从用刀铜去挑向两旁。云从强他不过，只得依了。当下二人三般兵器齐施，手足并用。约有个多时辰，竟自将那十多里的荆榛丛莽打通开来，到了风子所说的岩洞前面。风子这才唤住云从，请他在那岩洞口外等候，自己返回去取那行囊。这次往来容易，纵有一些没砍伐干净之处，也经不起风子健步如飞，纵高跳远。没有半个时辰，便将行囊取到，又寻了些枯木，做成火把，同往洞中穿行出去。那枯柴偏是有油质的木料，被昨夜雨水浸透，点了好一会才点燃，烟子甚浓，闻着异常香烈。二人觉着那柴香得奇怪，急于走出洞去，也未管它。且喜洞中并无阻拦，也没虫兽之类潜伏，不多一会，便到了危峰下面。绕过峰去，忽见高岗前横，登岗一望，前面林中炊烟四起，火光熊熊，东一堆西一堆的，约有数千处之多，知是到了苗寨。

云从猛想起来时曾向人打听过，说此山数百里荆榛丛莽，只中间有处地方，名叫鸦林寨。有不少苗民野獐杂居，性极野悍，喜吃生

人，浑身多是松香石子细砂遮蔽，不畏刀斧，厉害非常，汉人轻易不敢向此山深入。只有一个姓向的药材商人，因母亲是个苗民，自幼学得苗语、常时结了伴，带一些布疋、盐茶之类的日用品和他们交易，换了药材再往成都重庆一带贩卖。指引途径的人，曾跟那姓向的走过，并且还通过此山往峨嵋朝过一回顶，所以对路径知道甚详。可惜在云从未到以前，那姓向的已往鸦林寨去了，否则他和生苗的头子，饿老鸦黑珪姥，甚是交好。只须拿上他一件信物到了那里，不但毫不伤害，还能好好接待并护送过山等语。云从当时一则急于赶路，二则仗着风子一身本领，自己纵不敢说精通武艺，有那口霜镗剑，足可抵挡一切。既是诚虔向道，哪能畏惧艰险？便谢了那人指引，仔细问明了去路。那人原也说，去时如果不畏蛇虎，到了那危峰下面，从另一条道走，虽是榛莽多些，却可绕开那座鸦林寨。想是合该生事，中途遇上狂风暴雨，将峰震塌一角，山洪暴发，断了去路，终于误打误撞的走到。因那人说除绕走另一条小路外，非由寨前通过不可。幸而来时备了礼物，准备万一遇上以作买路之用，但愿那姓向的还留寨中未走，事便好办得多。当下和风子一商量，风子根本就没把这些苗民放在心上。主张不必答理，随时留点神，给他硬绕过去。云从自是持重，再三告诫说：“强龙不斗地头蛇，如得了对方同意，第一可以问明真实的捷径；第二又省得时时提心吊胆。”

风子闻言，便道：“并不是我轻看他们，早先我娘在日，也和她们打过交道。苗语也说得来几句，记得我那时打了野兽，换了盐茶，再和她们去换鹿角蛇皮，卖给药材客人。深知这些东西，又贪又诈、一点信义都没有。打起来，赢了一窝蜂，你抢我夺，个个争先。别看他们号称不怕死，要是一旦败了，便你不顾我，我不顾你，脚不沾尘，各跑各的。这还不说，再一被你擒住，那一种乞怜哀告的脓包神

气，真比临死的猪狗还要不如。我看透了他们，越答理他越得志。那些和他交易的商人，知道他们的脾气，除了多带那些不值钱的日用东西外，一身并无长物，到了那里，由他尽情索要个光，再尽情扞那值钱而他决不希罕的东西要。一到之后，虽然变了空身，回去仍然满载。这些蠢东西还以为什么都给人家留下，满意心足，却不知他自己的宝藏俱已被人骗去。因此他们往来越久，交情越厚。我何尝不知这地方太险，但是既到这里，哪能一怕就了事？我们不比商人，假如我们送他礼物，当时固是喜欢，忽又看中我二人手持的兵器，一不给，还不是得打起来！与其这样，不如径自撞过。他如招惹我们，给他来一个特别厉害，打死几个，管保把我看做天神一般，护送出境，也说不定。”云从终觉这样办法不妥，至不济先礼后兵，也还不迟。能和平终是和平的好。商量停妥，因风子能通苗语，又再三不让云从上前，便由风子拿了礼物，借寻姓向的为由，顺带拜寨送礼，相机行事。云从跟在身后，惟风子之马首是瞻，虽不放心，一则见风子平时言行虽是粗野，这次一上路却看出是粗中有细，聪明含蓄；二则想强也强不过去，自己又不通苗语，只率由他。这半日功夫，二人俱都费了无穷气力，未免腹中饥渴。先不让苗人看见，择了一个僻静所在，取了些山泉、干粮饱餐一顿。一人身后，背定一个小行囊，风子嫌那把苗刀太轻，不便使，便插在背后。一手持着那铁铜，一手捧定礼物，大踏步直往那片树林走去。云从手按剑把，紧随风子身后，一路留神，往前行走。从峰顶到下面，坡折甚大，看去很近，走起来却也有好几里路。那条山路只有二尺多宽，露出地面，除了林前一片广场没有草木外，山路两旁和四处都是荆棘蓬蒿，高可过头，二人行在里面，反看不见外面景物。

风子因知生苗惯在蓬蒿丛中埋伏，狙击汉人。转眼就深入虎穴，自己虽然不怕，因为关系着云从，格外留心。走离那片广场约有

半箭多地，猛见林中隐现出一座石寨，石寨前还竖着一根大木铎，高与林齐，上面蹲踞着两个头插羽毛的苗人，手中各拿着一面红旗，正朝自己这一面指点。回坡一看，路侧蓬蒿丛中，相隔数丈之外，隐隐似有不少鸟羽，在日光之下随着莲蒿缓缓闪动，正朝自己四面包围上来。知道那木铎定是苗人觊望之所，踪迹已然被他发现，下了埋伏，只须那木铎上两个苗人将旗一挥，四处苗人便要蜂拥而上，形势严重，险恶已极，反正免不了一场恶斗。惟恐来势太急，荆棘丛中不好用武，一面低声招扶后面云从留意，脚底加劲，往前急行。且喜路快走完，刚刚走出蓬蒿，忽地眼一花，蓬蒿外面猛窜出数十个文身刺面、身如黑漆、头插鸟羽、耳佩金环、手持长矛的生苗，一声不响，同时刺到。那些苗人这头一下，并不是要将来人刺死，只是虚张声势，迫人受绑，拿去生吃。偏生风子心慌腿快，见快走完了蓬蒿，一望前面无人，便挺身纵了出去。却没料到蓬蒿尽处，本是一个斜坡，苗人早已蹲伏地上，一见人来，同时起立，端起长矛便刺。风子骤不及防，一见银光刺眼，数十铎长矛刺到，知道躲闪不及，急中生智，率性卖一手叫他们看看。只灵机一动间，猛的大喝一声，右手铁铜，护着面门，径自挺身迎了上去。两下都是猛势，只听‘蒲吧’连声，那数十个苗人被风子出其不意，似巨雷一声大叫，心里一惊，再被这神力一撞，有的撞得虎口生疼，挤在一旁；力小一点的，竟撞跌出去老远。风子身坚似铁，除衣服上刺穿了数十窟窿外，并未受伤。就这群苗纷乱声中，喊得一声：大哥快随我走，早已一纵多高，出去老远。身才落地，便听一片铿锵吱噉之声，回头一看，日光之下，飞舞起数十百道亮晶晶的矛影，身后云从，早从断矛飞舞中纵身出来。风子一见大喜，连忙迎上前去，背靠背立定，待要准备厮杀。

忽听一声怪叫，由林中走出一个高大苗人，身侧还随着一个汉

装打扮的男子，正缓缓向前走来。那些苗人俱都趴伏地上，动也不动。原来云从在风子身后，自从发现蓬蒿中的埋伏，好不提心吊胆。眼看一前一后，快将蓬蒿走完，猛听风子大喝，便知不好。刚要纵身出去接应，身才沾地，便听脑后风声，知道身后敌人发动。也顾不得再管前面，忙使峨嵋剑法，缩颈藏头，举剑过顶，一个黄鹞盘空的招数，刚刚转过身来。不知那些苗人从何飞至，百十铎长矛业已刺到面前，来势疾如飘风。休说以前云从，便是一月以前，云从剑法还未精熟时遇上，也自死在乱矛之下。云从见乱矛刺到，心中终是不愿伤人起衅，猛的举剑迎着—撩，脚底一垫劲，使了个盘龙飞舞的解数，纵起两三丈高。手中霜镗剑恰似长虹入海，青光晶莹，在空中划了个大半圆的圈子。群苗手中长矛，挨着的便迎刃而断，长长短短的矛尖矛头，被激撞上去，飞起了一天矛影。二人这一来，便将那些苗人全都镇住。尤其见风子浑身兵刃不入，更是惊为神奇，哪个还敢再行上前？正在这时，苗酋饿老鸦黑珪姥也得信赶出。云从见那苗酋身侧，有一个汉人随着，便猜是那姓向的，低声告诉风子留神戒备，切莫先自动手，等那汉人走到，再相机行事。那苗酋和那汉人也是且行且说，还未近前，早有两个象头目的苗人低着身飞跑上前去，趴伏在地，回手指着二人，意似说起刚才迎战之事。那苗酋闻言，便自立定，面现警疑之色，与那汉装男子说了几句，把手一挥，两个苗人便低身退走开去，苗酋依旧站住不动，那汉装男子却独自向二人身前走来。云从一见形势颇有缓和之兆，才略为放了点心。

那汉子约有四十多岁，相貌平正，不似恶人，身材颇为高大。走离二人还有丈许远近，也自立定，先使了个眼色，忽然跪伏说道：“在下向义，奉了鸦林寨主黑神之命，迎接大神。并问大神，来此是何用意？”云从方要答言，风子在云从身后扯了一把。抢上前去说道：“我是小神，是这位大神的兄弟，因为奉了天神之命，要往峨嵋

会仙，路过此地，这苗崽子，不该暗中来打我们，本当用我们的神铜神剑，将他们一齐打死，因看在来时有人说起你是个好人，黑神又是条好汉子，现在送他们一点东西。只要黑神派人送我二人出境，多备好酒糟巴，便饶他们。”向义跪在地上，原不时偷看二人动作，一闻此言，面上立现喜色。忙在地下趴了一趴，将两手往上一举，这才起身去接风子手中礼物。口里却低声悄语说道：“寨中现有一个妖道，甚是可恶，现在出游未归。二位客人必被黑珪姥请往寨中款待，不去是看他不起，只是去了不可久停，谨防妖道万一回来生事。”说罢，接过礼物，也不俟风子答言，径自倒身退去，走到那苗酋面前，也是将两手先举了举，口里大声说了一套苗语。苗酋一见礼物，已是心喜，听向义把话说完，便缓缓走了过来，口里咕噜了几句。

那四处伏藏地上的群苗，倏地震天价一声呐喊，全都举着兵刃，站起身来。云从不知究里，不由吓了一大跳。还算风子自幼常和生熟苗人厮混，知道这是苗人对待上宾的敬礼，忙步上前，将两手举起，向众一挥，算是免礼的表示。同时对面黑珪姥也喝了一声，从虎皮裙下，取出一个牛角做的叫子，呜呜吹了两下，四处苗人如潮水一般，俱都恭身分退开去，转眼散了个干净。向义才引着黑珪姥，走近二人面前高声说道：“我们黑神道谢大神小神赐的礼物，要请大神小神到寨中款待完了，再送上路。”风子答道：“我们大神本要到黑神寨中看望，不过我们还要到峨嵋，应仙人之约，不能待。坐一会便要去的。”向义向黑珪姥叽咕了几句，黑珪姥向二人将手一举，便自朝前引路，由向义陪着二人，在后同行。风子云从成心将脚步走慢，意在和向义道谢两句，却被向义使了个眼色拦住，低声说道：“生苗多疑，寨中还有小人，二位请少说话。我们都是汉人。”云从风子闻言，只好感谢在心，不再发言。一会进了树林，一看林中也

有一大片空地，当中堆起一座高才及人的石寨，寨的四围，到处都是些三叉铁架，架下馀火还未全熄，不时闻见毛肉烧焦了的臭味与酒香混合。寨门前站着两个生苗卫士，也是文身刺面，腰围兽皮，身材高瘦，相貌丑恶异常，一见人到，便自跪伏下去。快要行近寨前，忽然寨中跑出一个小道士来，与黑珪姥各把手举了一下，猛一眼看见向义，陪着两生客在后，好似十分诧异。向义忙和两下引见道：“这二位和令师徒一样，俱是大神，要往峨嵋会仙，被黑神请至寨中款待，并不停留，少时就要走的。”

那小道士看去只有十七八岁，生就一张比粉还白的脸，一脸奸猾，两眼带着媚气，脚底下却是轻捷异常。听向义说头两句，还不做声，及闻二人是往峨嵋会仙，猛的把脸一沉，仔细打量了二人两眼，也不容向义给双方引见，倏地回转身，往寨中走去。向义脸上立现吃惊之色。二人方暗怪那小道士无礼，黑珪姥已到寨前，回身引客入内。二人到此也不再作客套，径自走进。那寨里是个圆形，共有七间石室，当中一间最大。四壁各有一间，室中不透天光，只壁上燃着数十筐松燎，满屋中油烟缭绕，时闻松柏子的爆响，火光熊熊，倒也明亮。室当中是一个石案，案前有一个火池，池旁围着许多土墩，高有二尺，墩旁各有一副火架勾叉之类。黑珪姥便请二人在两旁土墩落坐，自己居中坐定，向义下面相陪。刚才坐定，口中呼啸了一声，立刻从石室中走出一个苗婆，便将池中松柴点燃，烧了起来。黑珪姥口里又叫了一声，点火苗婆拜了两拜倒退开去。紧跟着四面石室中，同时步出二十多个苗女，手中各捧酒浆糟巴生肉之类，围跪四人身侧，将手中东西，高举过头，头动也不动。黑珪姥先向近身一个苗女手捧的木盘内，取了一个装酒的葫芦，喝了一口放下。然后将盘中尺许长的一把切肉小刀拿起，往另一苗女手捧的一大方生肉上，割了一块，用叉叉好，排在火架上面去烤。架上肉叉本多，不

消一会，那尺许见方的肉，便割好了两三大块，都挂上去。黑珪姥将肉都挂上，用左手又拿起酒葫芦，顺次序从头一块肉起，用右手抓下来，一口酒一口肉，张开大口便嚼。他切的肉又厚又大块，刚挂上去一会，烤还没有烤熟，顺口直流鲜血，他却吃得津津有味，也不让客，只吃他的。当初切肉时，向义已说了一声道：“这是鹿肉，大神小神请用！”云从恐不习惯，一听是鹿肉，才放了心，便跟着向义学，也在苗女手中切片薄的挂起。只风子吃的最香，虽烤得比黑珪姥要熟得多，块的大小也差不多。云从因适才来时，已经吃过于粮，吃没两三斤便自停了。黑珪姥看着，好生奇怪。向义又朝他说了几句苗语，黑珪姥才笑了笑。

一会，大家相次吃完，那黑珪姥吃完了那三方肉，还补了半斤来重巴掌大小的两块糍巴，才行住嘴。他站起身来将手一挥，地下众苗女同时退去。向义和他对答了几句，便对云从道：“我们黑神因适才手下报信，说大神手内有一宝剑，和我们这里的一位尤真人所用的兵器一样，无论什么东西遇上，便成两半。尤真人那剑放起是一道黄光，还能飞出百里之外杀人，我们黑神已然拜在他的门下。如今尤真人出门未归，只有一位姓何的小真人在此。我们黑神因听说大神的剑是青光，想请大神放开一回，开开眼界。”云从闻言，拿眼望着向义，真不知如何是好。风子知道苗人欺软怕硬，他所说那姓尤的妖道，必会飞剑，且喜本人不在，不如吓他回去，即刻走路，免生是非。便抢着代云从答道：“大神飞剑，不比别人，乃是天下闻名峨眉派醉真人的传授。除了对阵厮杀，放出来，便要伤人见血。恐将黑神伤了，不是做客人的道理。我们急于上路，请派人送我们走吧！”向义闻言，正向黑珪姥转说之际，忽听一声嘶喝，从石室正当中一间小石室里，飞身纵出一人，骂到：“你们这两个小孽障，你少祖师适才听你行径，便猜是峨嵋醉道人门下小妖，正想等你们走

时，出来查问。不想天网恢恢，自供出来，还敢口出狂言！你如真有本领，此去峨嵋，还要某人引送，分明是初入门的馀孽，趁早跪下，束手就擒，等我师父回来发落。不然少祖师爷，便将尔等碎尸万段。”正说之间，那向义想是看出不妙，朝黑珪姥直说苗语，意思好似要他给两下劝解。黑珪姥倏地狞笑一声，从腰中取出那牛角哨子使力一吹，正要迈步上前，这里风子已和云从走出寨去。

原来风子早看出那小妖道来意不善，其势难免动手。猛想起日前与云从在家练习剑法，云从无意中说起，当初醉道人传授剑法时，曾说峨嵋正宗剑法，非比寻常，那柄霜镡剑更是一件神物异宝，纵然未练到身剑合一地步，遇见异派中的下三等人，也可支持一二。听小妖道口气，必会飞剑，如在寨中动手，便难逃遁，现在身入虎穴，敌人深浅不知，不如先纵出寨外，自己代云从先行动手。好便罢，不好，也让云从逃走，以免同归于尽。没等小妖道把话说完，便和云从一使眼色，双双纵了出去。接连几下，便是老远。猛听人声如潮，站定一看，成千成百的苗人，早已听见黑珪姥的哨子呐喊奔来。同时后面敌人，也接着追到。那姓何的小妖道口中咒骂，连忙要放走这两个峨嵋小妖！”同了黑珪姥如飞追到。云从一见这形势，料难走脱，便要拔剑动手。风子因自己虽然学剑日子较浅，剑法在云从以下，但身轻力大，却胜过云从好几倍。恐有疏失，早一把将云从手中剑夺了过去，自己的一把苗刀拔出，换与云从，口中说道：“大哥你不懂这里的事，宝剑暂时借我一用。非到万不得已，不可动手！”说罢，不俟云从答言，早已反身迎上前去，口中大喝道：“妖道且慢动手，等我交代几句。”那黑珪姥近来常受妖道师徒挟制，敢怒而不敢言，巴不得有人胜过他们。先见两下起了冲突，正合心意，哪里还肯听向义的劝，给两下分解。原准备云从、风子输了，又好得两活人祭神；如小妖道被来人所杀，便将来人留住，等他师父归来，一

齐除去，岂不痛快！正想吹哨集众，约两下出寨，明张齐鼓动手。来的两人已自纵身逃出，不由野性发作，心中大怒，一面取出手角哨子狂吹，赶了出去。

那小妖道名叫何兴，一见黑珪姥取出哨子狂吹，便知敌人逃走不了。一心想捉活的，等他师父回来报功。刚刚追出，不料敌人反身迎来，手中拿着一柄晶光射目的长剑，知是宝物，不由又惊又喜。正要答话动手，后面向义也自追来，情知今日二人万难逃脱，好生焦急！只苦于爱莫能助。一听风子说有话交代，便用苗语对黑珪姥说：“二神并非害怕小真人，有几句话，说完了再打。黑神去拦一拦！”黑珪姥一见来人并非逃走，反自拔剑迎了上来，已是转怒为喜。闻言便迈步上前，朝何兴把手一举，向义乘机代说道：“黑神请小真人暂缓动手，容他说完了再打不迟！”风子便朝向义道：“请你转告黑神，我们大神法力无边，用不着他老人家动手，更用不着两打一，凭我一人，便可将他除去。只我话要说明，一则事要公平，谁打死谁全认命，并非怕他。因为我们大神不愿多杀生灵，又急于赶往峨嵋会仙，他打死我，大神不替我报仇；我打死他，黑神也不许替他报仇。你问黑神如何？”风子本是事太关心，口不择言，只图云从能够逃生。以为苗人多是呆子，才说出这一番呆话。不知苗人虽蠢，那小妖道岂不懂得他言中之意，且看出敌人怯战。没等向义和黑珪姥转说，便自喝骂道：“大胆小孽障，还想漏网！”说罢，口中念念有词，将身后背的宝剑一拍，一道黄光飞将出去。

何兴原是那姓尤的妖道一个宠童，初学会用妖法驱动飞剑，并无真实本领。风子虽然不会飞剑，却仗有天赋本能，纵跃如飞。那口霜镡剑又是斩钢切玉，曾经醉道人淬炼的异宝。何兴一口寻常宝剑，虽有妖法驱动，如何能是敌手？也是合该何兴应遭惨死，满心看出来人不会剑术，怀了必胜之想。他只顾慢腾腾行使妖法，却不料

风子早已情急，一见敌人嘴动，便知不妙，也不俟向义和黑珪姥还言，不问青红皂白，倏地一个黄鹄穿云，将身蹿起数丈高下，恰巧正遇黄光对面飞来。风子用力举剑一擦。耳中只听呛的一声，黄光分成两截，往两下飞落。百忙中也不知是否破了敌人飞剑，就势一举手中剑，独劈华岳，随身而下，往何兴顶上劈去。

何兴猛见敌人飞起多高，身旁宝剑青光耀目，便看出是口好剑，以为来人虽是武艺高强，必为自己飞剑所斩。正准备一得手，便去捡那宝剑还在手指空中，念念有词，眼看黄光飞向敌人。只见青光一横，便成两截分落，也没有看清是怎样断的，心里刚吓得一惊，一团黑影已自当头飞到。情知不妙，刚要避开，只觉眼前一亮，青光已自临头，连哎呀一声都未唤出，竟被风子一剑，当头劈为两半。血花溅处，风子落地，按剑而立。正要说话，忽听四外芦笙吹动，鼓声咚咚。向义同了黑珪姥走将过来，说道：“这个姓何的道士，师徒原是三人。自从前数月到了这里，专一勒索金银珠宝。稍一不应，便用飞剑威吓。两下言语不通，黑神甚是为难，正遇我来，替他作了通事，每日受尽欺逼。最伤心是不许我们黑神再供奉这里的狼面大神，却要供奉他师徒三人。这里不种五谷，全仗打猎和天生的青稞为食，狼面大神便是管青稞生长的，要是不供，神一生气，不生青稞，全寨苗人岂不饿死？所以黑神和全寨苗人，都不愿意，几次想和他动手。人还没到他跟前，便吃他从身上放出一道黄光，挨着便成两截。他又会吐火吞刀，驱神遣鬼，更是骇人！心里又怕又恨，只是奈何他师徒不得。日前带了他另一个徒弟，说是到川东去约一个朋友同来，要拿这里作根基，行时命黑神预备石头木料，等他们回来，还要建立什么宫观。起初听说大神，会使一道青光，只不过想看看，并没打算赢得他过。后来一交手，不料竟是黄光的克星，小神有这样本领，大神本领必然更大。但求留住几日，等他师父回来，代我们